

第一屆
新
北
市

文學獎

第
一
屆
新
北
市

新
北
市
、
新
文
學
、
新
心
靈

【小說
佳作】

北飄北

林柏宏



個人簡歷

林柏宏，政大新聞系畢。曾任記者、節目企劃等工作。回首一年內，專事寫作為生，物資超乎想像的匱乏，心靈卻飽含光暉。喜歡有趣且誠懇的文本，不管它被歸類為哪一類別。

作品散見國內各大民間雜誌、政府期刊、文學網站。

得獎感言

這是篇探討「救贖」的作品，哪壺不開提哪壺的小說家，向來只負責叩問，不必要回答，所以閱讀當下告解無用。靈感取材自身邊真人實事，他們仍然於日常行走，失聯所致也無法知道他們是否被救贖。朋友看過，說是很「村上龍」的小說？心底存疑著，但希望看完的人喜歡就好。

第一屆新北市文學獎

第一屆新北市
第 屆新北市
新北市、新文學、新心靈

【小說佳作】北飄北 林柏宏

午陽小暖小黃，照物無聲。

黃思嘉個頭小小一黑點，整個市容宛若一張偌大的地圖，他圖釘般被螫刺在上面，風吹來，旋即脫落，滾落去幽暗不知處，某年某月福至心靈，掃帚往下一盤旋，它才會重新面世，帶著絡繹塵灰，黯淡色澤。

十分鐘前，當他梭行過路況詭奇的仁愛路圓環，瞥見有一機車騎士，下了地，拖著簇新的板金晶晶發亮的車，直挺挺的走過斑馬線。路人不免好奇觀望，以為這位騎士拋錨了，殊不知他只是貪圖小便利，又省免被臺北市天羅地網的警方給抓住小辮子，傷荷包。

北。斷字卻颳起黃思嘉心中一陣大旋渦。他迢迢從臺北縣跨界來臺北市找房子，一路上，遠距的消防局，匆匆貼身的警察車烤漆噴字，臺北縣的「臺」、「縣」二字，都早已經被刮除，徒剩淺淺白白的新舊疊融，等待改制彼日，被「新」及「市」兩字給取代。

臺。北。縣。黃思嘉心中細細撫掌這三個字。

過了單行車道，騎士抬腿一躍，很流暢的跨上機車，風塵僕僕的揚長而去。那股瀟灑氣，黃思嘉眨了眨眼，看在心底。

十分鐘後，黃思嘉現身在雍塞的基隆路一段。趁紅綠燈交替之際，他罔顧耳畔叮叮噹噹令人心不平靖的號誌叫，東掏、西扯出兩張千揉百折的紙，靠一只釘書針咬合住，起了毛邊，紙面圈圈點點好不熱鬧，條列的印刷體字，包含地點、租金、坪數等密密麻麻資料。

他用手緣遮下了一臉黑，東張西望，推敲下間待出賃的公寓方向。心底犯嘀咕，他多年好友的楓兒，老了還是迷糊蛋，眼前紙張上房東的電話不清不楚，現下手邊也沒筆電，可供查出聯絡電話。

他的視線陡然一黑，莫名其妙的他想起了瓜瓜。上週，還是上上週的事？他與瓜瓜隔了一道玻璃，卻好似隔了更遠，瓜瓜視黃思嘉為空氣。

黃思嘉要搬出，他與羅瑞德相守多年的殼。黃思嘉一心孤懸在未來，多年來天天起居，於永和竹林路的老窩，他早就絲毫不介懷，也就不大清楚家裡周邊開始沸沸揚揚，為了新搭建的都更工程。

新聞沸沸，黃思嘉只跟到了市府轉運站的交通黑暗期，事實上，他看報向來只看影劇消費版面。有一則陳年話題，剎那間，市民福利已成過眼雲煙，老藝人召妓嗑藥醜聞，於他腦海浮浮沉沉。綠燈亮，簇擁人潮使他習慣性的往前行走。

然而，黃思嘉不看報已久，特別是這幾天，他忙著找妥下一個住所，渾不察鎂光燈前的人情，稍稍演出他們家的世故。

是故，故事世故。黃思嘉與羅瑞德，都已年屆三少四壯的年紀，老了，再也比不上那些姹紫嫣紅的同圈小輩。考慮到健康及事業，必須生活作息正常，性愛節制，妖嬈冶豔的衣裳，上班無法穿，假日全宅在家，悶頭大睡，好療癒在工作場所凡人與俗事相互擦撞的瘀傷。所以，人人都素樸、簡約，異性戀化了起來。

昨日，黃思嘉與羅瑞德，都還沒有腆出大肚脯，胸肌沒有甸甸下垂，那個昨日。

黃思嘉在同志教會，遇到了與前妻仳離不久的男同志爸爸，羅瑞德。猶如古早日本電影，帶子郎一般，羅瑞德與妻子仳離後，一雙稚子，協議後老大瓜瓜歸他，么兒豆豆則是判給了母親。彼時，他住在新竹，科技新貴。或許一廂忖度此一同志教會，雖專供男同志女同志雙性戀跨性別等的慕道友、基督徒聚會之使用，但仍是教會，理應多慈眉善目之人，攜一雙幼子來同志教會，不只他能另闢圈內的第二春，孩子也不至於在如此場合中累贅突兀。

他錯估了形勢。同志依然是同志，不管他膚色黃黑白，信基督佛道伊斯蘭。

教會及教友們也錯估了羅瑞德，揣摩出的同志身影，大概都是青春如盛夏綻放的花，單身，跑趴或是沒有，一人賺全家飽，永無壓足的交媾，沒有人老去，死也是比愛更冷的世紀黑死病，如此而已。然同志的身影，恰如當空一盞光曝而下，腳跟岔分而出的數千個影子。她或他，是同志，也同時是某人的父母，兄弟姐妹，祖父母孫子女等。

影子。

黃思嘉聽臺北同志教會的朋友說，羅大哥週週來，尷尬回。原因無他，教會內還是以未婚、青春正好者多，他們相處以同志圈內，潛伏運行的規則，例如以外在條件取人的世故膚淺，閒扯淡間，不自覺便踰矩，而有十八禁的，聳動八卦是非話題，卻對羅瑞德一雙稚子的毫不避諱，或是，知曉他與孩子在場的，冷漠尷尬。

同志教會高層於此事的約束拿捏，也無非一大考驗。

那年，黃思嘉二十歲的冬天，已有了今日熱則溽熱難消，冷則絕非凍尺之寒的趨勢。黃思嘉於臺北，有些疲憊地，窩溺在計程車前座。前一晚，他在臺中哈玩意兒 Pub，唱大夜班，來一群溷跡道上的兄弟。黃思嘉見怪不怪，兄弟的場子，自有兄弟的客人。樂手與歌者如黃思嘉，不過為營生討口飯吃，來聽歌的客人，全是一般高下，文教族群附庸風雅，販夫走卒求一個喧嘩，開洋葷。

各有各的眉眉角角。

沉離過去黑道拼鬥，會以砸場，或拿對方的樂手歌者出氣的時代，已然久遠。然則，他錯估了形勢。

子夜這一群毛躁擾攘的客群，狂點蔡依林的『看我七十二變』，黃思嘉如唱盤跳針一般，唱，唱至對方酩酊大醉，心滿意足離去。這，與一般唱當夯火紅的芭樂情歌，應接不暇的情形，有些許細微差別。黃思嘉的身心一點一滴的潰散，卻

深知，這些不速來客們喜歡歌者在前奏，一段段宛若歡愛呻吟的口白，因為十分諧謔及助酒。

燈黃牆陋，後臺是草草搭就的，所謂的儲藏室風格，他們一干跑江湖的歌手，都如此戲稱。黃思嘉對鏡子，撫看起自己糊暈開的眼線，脂垢與妝，抹去了立體感的臉。開始長妝斑了，他很是心疼的憐影自顧，莫名所以的想起了羅瑞德，分明他禮貌性打過招呼，拗不過，只好當面輸入羅的手機號碼，回過頭立時隨手刪去，省得麻煩。

矛盾當下，思緒紊亂，他又惦記起自己這一個星期以來，每每唱至頂巔之處大破音，尷尬敗下陣來的場景。

老樂手探頭入內，濃濃黑黑仁丹鬚，一抹安慰的笑。黃思嘉強作鎮定，揮揮手表示沒事，兩人分別。他又忖度起，老樂手前些時候叮嚀他，不如跟他學學樂器，他願收他徒弟，免費的，這樣跑場之路比較長久。

老闆不在，場子顯然罩不住。黃思嘉短短一吁，他只是個小小歌者，頭皮發酸也得照唱不誤。識時務些，對自己也好，好過前一陣子別家店的原住民駐唱前輩，只是口氣生冷，回絕了某位黑寨老大的情婦的點歌，下了班，在巷口被一群小嘍囉圍住，痛扁至鼻樑斷裂，臉骨脆碎，家人認不出外，下半輩子的走唱生涯也堪虞，令人心寒。

冬日寒。聖誕結。

二十歲的黃思嘉，怔看對面，公車司機沾黏上棉花球般的假鬚子，於制服外再裹上的聖誕老公公服裝，笨拙臃腫，使他駕駛的動作，滯礙不便。等紅燈的空檔，司機摘下帽子，拿出手帕小心勻淨他額角沁出的汗珠。司機的瞳神，與黃思嘉一樣，空洞迷茫。

在一整座城市歡騰鼓舞，可比迸炸開來的節慶氛圍，於那個分秒，黃思嘉自顧自撫娑只有他自個兒懂的冷暖炎涼。

黃思嘉想。起碼，現在是安全的。離開臺北，已有些時日。城市未變，行人依舊匆促步伐。例年來，這一個同志教會，總提前、或延後舉辦聖誕晚會，為了考量到有其他母會的弟兄姐妹們的難處，一樣過節，錯開舉辦，折衷表示了一票同性戀者們的虔敬。

車上除了黃思嘉，還有一位學生妹楓兒，不知該歸類好姐妹還是好弟兄的溫柔漢，游大，以及羅瑞德的大兒子，瓜瓜。黃思嘉的視線自窗外，瞄向後照鏡，他仨。一男、一女、一童兒，緊湊依偎，也恍恍惚惚似一家子。

瓜瓜霎了霎根根睫毛分明的大眼，問楓兒道：「姨姨，我問你唷！妳是爸爸的朋友，妳覺得爸爸比較愛我，還是媽媽、叔叔、或是弟弟呢？」

楓兒搔了搔頭心，回道：「都愛呀！」

瓜瓜聲音弱兮兮，委曲囁嚅：「可是爸爸媽媽應該不相愛了，才離婚呀。還有，爸爸偏心弟弟，每次禮拜天來臺北教會，一樣大吵大鬧，他只打我，永遠不打弟弟。」

包括黃思嘉的三位成年人，倒沉吟了。黃思嘉想，或許聚少離多，加上傳統家庭觀念，管好大的，小的也一併有規矩，這般的觀念作祟吧。羅瑞德對於判給妻子的么兒，不難臆測，自是多了些嬌寵溺愛。

游大趕忙打圓場，道：「你是哥哥！哥哥多讓弟弟，爸爸會更喜歡你！」

瓜瓜哀哀嬌嬌道：「可是，瓜瓜希望跟以前一樣，爸爸媽媽弟弟與我住在一起。不要有奇怪的叔叔，每次來家中，都跟爸爸關在房間。還有，叔叔有次忘了我們，把瓜瓜跟弟弟丟在大賣場。後來，爸爸找到我們，跟叔叔吵了一架。可是，一直有新的叔叔來……。」

車子駛近會場，在司機頗具玩味的注目下，他們狼狽下車。黃思嘉吁出一口氣，飄渺白煙，被絲絲細雨穿透。剛才一切，虛浮難以言傳，有如人生，治絲益棼。

飄。只能不停的飄呀飄。

事隔多日，二十歲的黃思嘉，與朋友扯淡些五四三，朋友不經意說，羅大哥一家離開教會，高層致了電去。黃思嘉再再詢問之下，才聽到了後半段。接到電話，羅瑞德靜了一晌，優雅不傷人的回覆，瓜瓜學校老師說，因為瓜瓜常發出一些奇怪見解，甚至於開黃腔，爆粗口。使得老師，同學，其他家長產生困擾。最近更形成了排擠的情形，思量再三，羅瑞德幫他轉了學校。他說，我，只好跟大家說聲抱歉了。

晌午，街與巷，兀自睡在白黃黃的陽光底。逢暑假，連附近學校的嘈雜擾攘，也像是被熱度蒸發了去。黃思嘉還沒踏進巷口的餃子館，氣韻生動的招牌，及門前一池舒緩泅泳的魚，便讓燥熱之氣，先消散了一大半。

黃思嘉穿一件藏青色的休閒外套，越顯得身材浮浮腫腫。藏青色外套下，搭配了一件橘紅色 Polo 衫，還是他二十多歲時的潮款。下半身一條灰色運動泡泡褲，和一雙綻了大紅邊線的白球鞋。他今年三十三歲，如今的模樣是他立誓決不想成為的那種男人。

「心術不可得罪於天地，言行須留好樣與兒孫。」黃思嘉喃喃叨念起牆上的行草，老闆見了是他，老熟客一枚，也就識趣沒上前詢問要點什麼。

來了，是一盤黃金脆脆的煎餃。黃思嘉雖不喜歡，但仍可接受。稀哩嘩啦吃將起來，甫一嚥下，麵皮香層層疊疊的漫延，隨後是湯水汨汨而出，但令人啟疑竇的是，湯汁不帶任何濃豔的膏腴氣，齒頰流竄的，反倒是本本份份的肉香，中間依稀可以嘗出菜根香。

這些年，領悟到自己身材窈窕之大勢已去，黃思嘉在舌頭上刁鑽了起來。不自覺成了朋友間的食神。他用膝蓋頭都可訴出，巷口這家餃子與眾不同，靠的是經過去皮、刨絲、過水煮過的蘿蔔絲纖維，將湯汁鎖住，而非尋常可以探知的添加豬皮凍、吉利丁。

吃到人間百味都匹配不上他千錘萬鍊的舌頭，黃思嘉洗手作羹湯，特別喜愛上炒辣椒，炒到嗆煙一陣一陣蓬蓬飛升，黃思嘉一臉淚涕滿腮，說不出的宣洩儀

式，在此都獲得了完滿。彼時，他已經與羅瑞德廝守一塊，他們那干朋友，久了星散各方，最詭異的是，游大與楓兒結婚了。宴完客，小倆口一齊遷往內地，做起食品業，賣湖州粽子。臺灣人賣湖州粽子，就跟游大與楓兒，風馬牛完全不騷上身的兩個人，選擇結婚，一樣衝突不失好笑。

偶一捎來的消息，飄洋過海到了黃思嘉的淡活日子，游大說，嘿你不知道，湖州粽早改名叫「嘉興粽」，更突顯其幅員遼闊的帝國氣勢，而工廠內，凍庫中粽山粽海，全由機械大量製成。多到，跟年節返鄉的車站人頭，一樣多。

末了，游大卻回到臺北，填鴨子似的飽餐一頓，吞了過量的搖頭丸，也許還有K他命或其他，搖搖墜墜他攀上了，一棟離老家不遠處的大樓頂端，俐俐落落的跳下。

風聲蜚言如是，楓兒肚皮許多年沒有動靜，橫豎天高皇帝遠，小夫妻對外口徑一致，先當頂客族拚事業，說的過去，游大爸媽縱使再怎麼鞭長也莫可奈何。但游大染病，還是羞恥病，陸方刻不容緩的遣送他們回臺，問題就一下子全兜頭兜臉，逼人喘不過氣來了。

飄。黃思嘉再一次感受了飄，游大跳樓身亡之後，某個晨光普照的早上，都市通勤車流川川不息，末微巷弄底，黃思嘉一人，踉蹌晃過了街心，一步步踏來實在，尾隨的影子卻又疊藏了多少炎涼遇合。

往往，黃思嘉拖沓一個仿行李箱的菜籠子，忽忽覺得自己安身立命的，為卑微人生所標註的，就是一些老攤子的滋味。恍神行過路口，差點被虎虎衝出的車子撞到，他才想起，中午要請繼承了一大筆錢，及游大老父母的楓兒，吃頓便飯。

影子。飄。

游大是外省第三代，餉餃子可兇了。黃思嘉猶記得，游大樂滋滋的說，如果能夠，一天三餐都吃餃子。他半點都不排拒，而且啊，外省小孩才懂的，下課回家一身還臭烘烘，跑入家門，朝中午吃剩的冷餅冷餃，胡亂抓一把往嘴裡送，那真是人間美味呵。

等楓兒姍姍來訪，黃思嘉早包起了餃子，打發時間。才覺得，包餃子本身，是一種身分被時間一一團裹，重新定位的魔幻平等。這平等，似乎也消弭去了一切有如隔閡般的陳倉夾層，人人在明暗曖昧的頃刻，喘口氣，想想自己一生。

包餃之人，無論男女，非得十指皆沾上濛濛白粉，平起平坐。餃色紛紜，因為各人力道及手指手掌掐合的角度不一，各異其趣。餡量多寡，也是門學問。太多，一下水，餃子皮開肉綻，像一個個圈套或一個個暗局走漏；倘餡太少，上了餐桌，箸一夾起送入口中，千咀百嚼，全麵皮味，也太過於單薄乏善了。

黃思嘉約了楓兒包餃子。答應游大的，不能不做。

游大往生了至今，已過約莫一個季節的長度。如今，冬衣藏櫃，黃思嘉與日子一起輕裝簡出。黃思嘉與游大，同年同月同日生，每每思及，往往使黃思嘉嘔唏不已。

楓兒到了。雖說是有名無實的夫妻，憔悴之色，像是藏匿在楓兒臉上冬日的殘骸。連笑起來都僵僵假假，一番不碰痛點的寒暄之後，他們開始包餃子。

兩人對坐，黃思嘉叮囑她，煮水餃呢，三開三點。水第一次沸騰，把餃子下到水裡，鍋蓋闔上悶煮，等到再滾，再加水，完成第一次的『開』，與第一次的『點』。按照這樣，總共要三個回合，才叫做『三開』、『三點』。

她回，「噯我現在在家，好像都只一開一點呢。」

黃思嘉沉吟了，她肺腑之言如生命釀成的一滴醞醋，粹取的辛酸，一滑溜入耳朵，涓涓流至心底，將心巢蝕出一個破洞。

兩人沉言。直到楓兒哼唧唧唱起曲來。

楓兒最近開始學戲。她噫噫呀呀唱起，傳統戲曲《鳳求凰》中的詞，天地為爐，世間萬物芸芸眾生，誰不是在煎熬著？

開鍋煮餡，關鍋煮皮。一語道盡煮餃子為何必須三開、三點的緣由所在，湯湯水水沸沸滾滾，餃子載浮載沉，也像是人生。

楓兒素來不見老，為人直言不諱，潑辣。如此，也不太得人緣。現今，她黯淡失色了許多。黃思嘉睨著她，想起了伍子胥一夜白頭的典故，想隨便攀談聊些什麼，又想想不恰當。他想，或許，他們這些她富了以後，有些鄙夷共處的老朋友們，是先行滄桑老去，而後緩緩停駐在某一個坎站，再讓楓兒，追趕上他們吧。

為了不讓氣氛太過傷春悲秋，黃思嘉笑道，「是呀，可能妳吃的餃子量少，怪不得身材還維持在少女階段。」

她答，「一個人用餐，也甯大費周章。」

黃思嘉不忍續下這個話端，連忙差遣她，「不是說好了中午聚餐，怎麼其他人都還沒到呢？妳幫我個忙，打電話問問她們好嗎？」

「我沒有她們的號碼呢！」

「妳去我客廳沙發上的包包找找，用我手機撥給她們吧！」

楓兒出了廚房，黃思嘉卻沉緬入一段回憶。

Mike 是他們這些老朋友中先走的。猶記喪禮當天，黃思嘉不知何事遲到了。一到了新生南路與羅斯福路交叉口的教堂，淒淒哀哀的管風琴聲響起。黃思嘉入內，端坐在最前排的木椅上，看著合唱臺上黑壓壓一群老朋友們，紅了鼻子眼框，唱著輓歌。Mike 高懸於正堂上的遺照，清臞高瘦，長條身子一看就知是癌末給折騰的，眼神清炯炯，笑容開懷。

Mike 的伴，忘記叫 Allen 還是 Vincent，抱著一隻毛絨絨大熊，淚笑交加說，Mike 生前，說這是 Mike 熊，以後代替 Mike，陪他過下半輩子。

說得一場子老拉老基，老淚縱橫。

楓兒拍了下黃思嘉背，黃思嘉回頭，兩人緘言不語。

要洗刷第三者的原罪，比大力用手摳刮，因懶惰而積累的灶臺黃垢，更難。

黃思嘉想起了自己，他從沒想過與已婚人士交往，更遑論，走入他的家庭，當小爸爸。

黃思嘉看水沫繾綣而起，繞了鍋邊像是穿上了芭蕾舞裙，趕忙掀蓋，拿起他一旁備好的水，將之注入鍋中，想也好吧！今天就他們兩人，又指示楓兒，切些

香菜佐醬。

唉呦一聲嬌呢，楓兒切到了手指。黃思嘉趕忙抓起她骨稜分明的腕，搽藥。那纖纖十指有茭白筍的翠嫩質地。黃思嘉心想，自己久作羹湯的粗糙男人手，覆蓋在她的手上，此刻他們倒有些不像朋友，比較像父女。

她似乎是感應到黃思嘉的視線，抬頭道，「你看這餃子，又白、又透著像晚霞一樣的橙紅粉紅，跟游大的骨灰罐有點像。」

她不是沒去游大的告別式嗎？黃思嘉想。

更久之前，Mike 家祭，楓兒被指定要上場獨唱，以悼慰未亡人。在臺上，她整個人緊張直發抖。那天她唱的卡拉帶，不知脫磁還是機器年老失修？襯樂又悶悶又沌沌，像隔在浴室之中的音效。她亂了拍子，緊鎖的喉頭越發乾澀，幾個高音扯了半天也扯不上去。場面見絀，老朋友們向來有人嫉妒她，說聲音都像人一樣，甜嫩。而如今，黃思嘉相信，那刮喇聲線的金屬刺耳，說明很多事只是早或晚的差別罷了。

她狼狽下臺，一屁股坐在黃思嘉後方位子，她有些惱恨，與游大撒嬌。

她頓了一頓，眼巴巴望去窗外的夕暉，黃思嘉只好搏起感情，幽幽道，「羅老先生跟我說過，他年輕時又不能不結婚，後來呢，改口說老夫老妻那麼多年，他不能離婚。我只好隨他高高興興，一天過了又是一天。有時候，我想，我與他應該都只愛自己吧。」

游大罹病之後返臺，賃間小公寓，與老父母冷戰。無業，成天在家歇息，幾乎快與黃思嘉他們斷了連繫。

某天，他們三五好友，一齊去探望游大。到了游大家，楓兒也正好約了朋友。黃思嘉說，真是湊巧不如大家一起聚聚吧。她婉拒，與友人離去。心病成鬱，游大出房門來，逞強與大家耍耍嘴皮子，黃思嘉隱約覺得，有某一大部份的游大，似乎在皮相皮囊底下，被掏空去了。黃思嘉那時候已經開始發福，一坐下整副腰貫浮突出一圈膩脂，一張圓盤臉傻傻地笑，像尊笑彌勒。旁人看了也於心不忍，不太稱職的插科打渾，解鈴還需繫鈴人吧。

黃思嘉還記得，某次 Mike 的伴主導，與一群網路上的癌友年度聚會，不免俗地，為求熱鬧，黃思嘉他們這些老友應邀赴宴。一如往常，游大與楓兒儷影雙雙現身，觥籌交會間，大夥又鬧起歌來，她人前人後花枝亂顫地起鬨，嚷唱呀唱呀。有人暗地說，這是哪個場合，搞得像新郎新娘敬酒。

黃思嘉向她道，趁熱吃吧！我們邊吃邊聊。

她掂起了幾顆熱餃子，吁吁吹氣，一口一口嚙吃，再細細吞下。怕她嫌淡，黃思嘉連忙再入了廚房，用刀背砰砰打碎幾個蒜，再另拿出個小碟子，呈上另一盤醬料。

她擱下碗筷，一隻手橫放在桌上，一隻手撐住腮幫子，柔柔婉婉唱，蜜蜜，甜如蜜，人生如蜜。唱得是黃友棣。黃思嘉想，這曲調除非是一些如同一些上了

年紀的五年級生，已鮮少有人聽過並吟唱了。

黃思嘉走回客廳，把醬料放在她眼前。她挾起了兩三顆餃子，沾涮一二回。一嚥下，她兩隻眯眯眼卻放大了，眼球泛出緋紅血絲，有一道瑩亮的水光從眼頭眼梢，匯流，冒出了一粒豆大水珠，墜下。

她媽媽一笑道，哎連我的舌頭都開始不爭氣了，以前年輕時天天嗑麻辣鍋都不怕，這麼一點臺灣蒜就噲出淚來，唉真是。

說著說著，她又惘惘。頭垂了下來，筷子挑翻著餃子。黃思嘉見狀問吃飽了嗎？

她回神，說，她飽了。夏天快到了，我得減肥，不然一堆衣服都不能穿。

黃思嘉笑，「哈我大學時代的衣服都不知道放哪去呢，吃飽了嗎？她們都不來，平白包了這些餃子。連同剛才沒下的，妳帶些回去吧。」

「這怎麼好意思，小嘉你也留點吧，記得你不是跟羅先生養了一堆孩子，這樣一餐應該就能打發完？」

「一堆？兩個而已啦！他們一個現在在南部念私立中學，小一點的男孩子在媽媽那邊，下課之後有安親班，現在都自己處理晚餐了。這個數量，我跟羅先生，兩個人得要吃個好幾天，吃到有些膩，又擱置一旁，直到酸餿掉再丟了，可惜呢。」

「好吧，我拿一些。聽你說這樣挺浪費的。」她說。

黃思嘉站起，步往廚房，邊找便當盒邊問她，下次，我們再來吃餃子。這次是韭菜豬肉餡，下次改包四季豆或薑豆如何？

她怔了一怔。

黃思嘉微笑，像一個主婦。

藍色治嗔，紅色治貪，綠色主要克服妒嫉，白色可以救贖無明癡頑，黃色可對抗傲慢。羅瑞德拿起了黃思嘉的手寫食譜，上面草草寫下這段咒籙一般的文字。羅瑞德心知，這些年他們改信藏傳佛教，佛教有五色旗，象徵五方佛，也代表信徒須守五方戒。

他撐起了拐杖，一顛一顛地挨近了廚房角落，撿起了馬鈴薯皮，本一圈圈蛇蛻狀的皮，靜靜躺在垃圾桶底的牛肉脂肪上。水槽被他注滿了水，剛使用完的刀子給扔在水底，冷光灑灑，砧板上還有餘垢未清的渣滓，懸浮在水面上。他用了半顆檸檬，擦拭指尖，洋蔥的刺鼻味一掃而空，這是他從黃思嘉身上學來的小撇步。

門被打開。是黃思嘉回來了，他豎起耳朵，諦聽黃思嘉將他的球鞋，粗暴的踢落玄關的聲響。然後，刷然一聲，包包或是外套擲在門口的舊沙發上。羅瑞德失神，因為五官全集中在聽覺，後來才覺醒，自己視線仍擱淺在黃思嘉的五色筆記。

藍色 SKY，紅色 Kitty，綠色鱷魚，白色亞當，黃色金剛鑽。每一次如數家珍般，向他兜售的年輕藥頭，如此娓娓道來。聽的羅瑞德一愣一愣，看著眼前的年輕人，熟極而老練，約在羅斯福路麥當勞，藥頭將繽紛丸子們藏在香菸盒內，手

指輕輕一推，菸盒滑向它，一行警語如影隨形，有些諷刺的意味，畢竟他們是另一種癮君子。他抬頭，惘惘看著藥頭。年齡應該跟瓜瓜差不多大吧？他想。

之後與年輕藥頭成了朋友，還免費請過他幾次，有時發生關係，有時不。他開始耽溺在這一段關係上，每每當他目眩神馳，在年輕藥頭的體內橫衝直撞，年輕藥頭會命令他叫，「乖囡仔，阿爸疼。」

年輕藥頭也回之以更痙攣的夾縮，直呼：「爸！爸！」

藥頭私宅套房，落地窗外，101大樓拔天矗立，他們一路做到燈火黴黴生長於都市地表。

他不知道兩個老男人的固定關係，也能像尋常一夫一妻，走到過日子的相敬如冰。要不是某天，在公司廁所聽聞兩個同道中人的後輩新人，吱吱喳喳聊起，真正的大玩咖，可是養生得很，因為這樣藥性才會發揮的淋漓盡致，欲仙欲死。聽畢，他當晚又重回了固定回家的路線，難以忘記打開門剎那，黃思嘉兩眼晶晶圓圓，同樣的光芒，在他晚上進入他贅重的肉身之前，又再閃了一次。

那段日子，黃思嘉瘋狂迷上了五行食物養生法，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，對照上食物顏色，就是黃、黑、白、紅、綠。

完了事，黃思嘉又嘮嘮叨叨起來，說的無非是瓜瓜在學校裡的事，送去私立學校，功課突飛猛進了，大概是門禁森嚴，除了唸書沒有其他排遣時間的方式。但放假人就蒸發，總有法子讓他撲空，也不知道瘋哪裡去了。一到月底查匯生活費的帳戶，花得一毛不剩。

一毛不剩。羅瑞德在事發之後才心知肚明，父子倆齊入魔道，上樑不正下樑也歪。

黃思嘉淋浴時，羅瑞德跑到另一間浴室，拉開五斗櫃內的牙刷，多虧了黃思嘉的習慣性採買，他如今還有牙刷可用。但卻又不是他牙齦合搭的那一牌子，硬毛纖維弄傷了他的齒肉，汨汨流出紅血，他皺了皺眉，吐了一盃洗檯的血，漱好口也走回了餐廳。

回到餐廳，黃思嘉早把剩下的料理步驟完成，餐全上了桌，飶香撲鼻，煙霧冉冉飛上了天花板，燈卻是一明一滅，一明一滅，索性就漸漸痿靡至一個昏黃的光度，止止不動。

在曖昧中，他每一吋毛孔知覺了黃思嘉的存在。他知道，他會略略斜乜身子，一條腿翹在另一條上，腳背平垂向下，有些女人媚態。他左手隨意橫放在桌上，好似無用無當。他喜歡漫不經心的吃著，故作一派優閒。

「我要搬走了，找到個不錯的房子，在大安區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走之前，我想聽聽你說，當天晚上，你還記得的細節，你上了誰？還有，瓜瓜跟你分別在那個場所的位置？」

邊啖邊說，驟然一根排骨的筋肉太韌，咬也咬不開，舌間感受全是口水味，滷排骨的鹹鹹稠稠，全像被無形一條鋼絲給吊在眼前，話，就此打住。黃思嘉想

問他，那你又是怎麼免於牢獄之災？又為何不順便拉兒子一把？

羅瑞德背脊一涼，當黃思嘉一而再再而三對他窮追猛打，好比他垃圾忘了倒，或是碗盤已堆積如山時，他一聽到碎碎念局，會直覺而起的反應。

「不然你以為，我怎麼養活自己？我爸媽都不在了，怎麼養活自己呀？把拔？」藥頭說。說完一雙瞳黑，有了星曜石的宇宙感，玄之也玄。

羅瑞德藥性一上來，人也變得爽朗健談，連帶藥頭也對他剖心置腹，瞳仁又再慢慢擴大，像廣告中戴了角膜變色片一樣，天真又可愛。室內影影綽綽，只有人人身上一條遮羞般的白內褲，才可清楚標出一具具胴體所在。藥頭在他懷中，一喘一喘蠕動身子，後來連白內褲也褪下，跨騎在他身上。

歡愉之際，有一雙眼睛，直伶伶地看往他，他熟悉不過的怨毒，像前妻，也非常像瓜瓜。之所以他厭惡他，也就是那日復一日神似起前妻輪廓的臉。起起落落了一下子，濃重的鼻息，如鯊魚嗅及了血腥一般，簇擁過來。不是意識模糊，絕對不是。

他反而相當清楚透徹，只是內裡某個東西壯大了，無所謂了。去他媽的這個世界，他可以想怎幹就怎幹。

一座座軀體，坐落而包覆住了他，彷彿他是獨大的供應者。直到，燈大白，粗軋的男聲，喝令他們全部不許動。

然後，這一秒他躲至廁所內，爆燦光亮似乎照明了大小細節，他三兩下就撬開了鐵窗。下一秒，他速速選擇一丫擋雨棚，拔腿落下。

「我不知道。」羅瑞德說。

黃思嘉站起來，獨自把盤子拿到水槽裡，沒有水聲嘩嘩，也沒有盤子摔碎的清脆聲。燈光依舊朦朧，羅瑞德清楚看見，黃思嘉又更顯臃腫的身子，手掌扣住水槽邊緣，身子骨緊繃，被撐持的手臂拉成一尊未乾的水泥像，黃思嘉的臉，朝向一小格的窗外，扭曲，猙獰。

一聲又一聲，用力卻又無聲的吶喊。

無聲的話語，飄落在空氣。